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

十六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三十九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上

諱秀字文叔南陽人漢景帝七世孫長沙定王發之後發生春  
陵節侯買買生鬱林太守外外生鉅鹿都尉回回生南頓令欽  
欽生秀更始元年為偏將軍行大司馬事二年立為蕭王擊銅  
馬賊破降之關西號為銅馬帝建武元年諸將議上尊號乃命  
有司設壇場鄠南千秋亭五成陌六月即位

建武元年西春正月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安定公嬰為天子

嬰於盈切宣帝曾孫之子王莽立為平帝之嗣號曰孺子嬰即安定公也聚黨數千人居臨涇安定更

始遣丞相松等擊破皆斬之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

子夏四月述即位帝位號成家改元龍興以李熊為大司徒述弟光

為大司馬恢為大司空恢口越舊任貴據郡降述舊先藥切郡名

水言其郡越此水也蕭王北擊尤來大槍五幡於元氏追至北平連破之

又戰於順水北乘勝輕進反為所敗賊雖戰勝而憚王威名夜遂

鑑三九

陳俊言破賊計

引去所過虜掠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賊無輜重且令輕騎出

賊前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可不戰而殄也上從典切王然

之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視人保壁堅完者救令固守放散在野

者因掠取之賊至無所得遂散敗王謂俊曰因此虜者將軍策也

本紀及陳俊傳馮異遺李軼書勸令歸附蕭王軼乃報書不復與異

爭鋒朱鮪聞之使人刺殺軼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乃遣其將蘇

茂賈彊將兵二萬餘人度鞏河攻温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以綴

異檄書至河內寇恂即勒軍馳出並移告屬縣發兵會温下軍吏

皆諫曰今洛陽兵度河前後不絕宜待衆軍畢集乃可出也恂曰

温郡之藩蔽失温則郡不可守遂馳赴之旦日合戰而馮異遣救

及諸縣兵適至恂令士卒乘城鼓譟大呼言曰呼火劉公兵到蘇

茂軍聞之陳動吐讀陣恂因犇擊大破之馮異亦度河擊朱鮪鮪走

異與恂追至洛陽而歸馬異傳吳漢率耿弇景丹等十三將軍追

尤來等斬首萬三千餘級遂窮追至浚靡而還靡音麻或音糜縣名莽改為浚靡賊散入遼西遼東為烏桓貊人所鈔擊略盡鈔初教切略取也都

朱鮪殺李軼

寇恂破鮪

光武



賈復 輕敵 許賈 復婚

諸將 請上 尊號

疆華 獻赤 符 光武 即位

光武 信符 識

赤眉 立劉 盆子

伏湛 善撫 循

光武

護將軍賈復與五校戰於真定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之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追及王於薊相見甚驩本還至中山諸將上尊號王不聽行到南平棘

諸將復固請之王不許諸將且出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指親戚指與專切弃也棄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望攀龍鱗附鳳翼

以成其所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純言甚誠

切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鄗召馮異詣鄗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且從眾議會儒生疆華上其兩切姓也自關

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捕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羣臣因復奏請六月王即皇帝位于鄗南改元大赦

胡曰光武舉兵何為哉始則為宗社復讎除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材智雲合影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讓亦已再三於是焉而

鑑三十九

二

正位號縱微赤伏夫誰以為不可何必見符命而後決計乎正使符命有劉秀之文又何必按據以為受命之證也其後拜三公三人而二人取諸符識逮眾情觖望而纔減其一王良尋坐罪廢識言安在哉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王莽信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大矣

赤眉擁百萬眾西向帝城以名為羣賊不可久乃立宗室劉盆子為上將軍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年十五被髮徒跣敝衣赭汗息

典切足親地也見眾拜恐畏欲啼七月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為大司徒封鄧侯上音贊即蕭何所封屬南陽禹時年二十四又議選大司空帝

以赤伏符曰王梁主衛作玄武丁丑以野王令王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識文識楚諸切釋名曰識織也且義織微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眾咸不

悅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伏湛為平原太守時天下兵起湛獨晏然撫循百姓門下督謀為湛起兵湛收斬之於是吏民信向

平原一境賴湛以全帝徵湛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鄧禹西征拜湛為司直行大司徒事車駕每出征伐常留鎮守本紀及禹

論卓  
能茂行

卓茂  
教人以禮

拜卓  
茂為三公

帝用  
忠厚臣

朱鮪  
降



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赤眉辛未詔封更始為淮陽王 初宛人卓茂寬仁恭愛恬蕩樂道雅實不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欣焉哀平閒為密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也上代季切贈也下並同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囑辭也託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矣凡人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蚩赤之切輕侮也河南郡為置守令

鑑三九

三

1113

茂不為嫌戶兼切疑也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遷京部丞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甲申詔曰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臣光曰孔子稱舉善而教不能則勸是以舜舉皋陶湯舉伊尹而不仁者遠于願切離也有德故也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方味切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略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旌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真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帝遣諸將圍洛陽數月朱鮪堅守不下帝令岑彭往說之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誠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具言於帝帝曰舉大事者不忌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言明日鮪悉其衆出降拜鮪為平狄將軍封扶溝侯傳封累世帝使侍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軍士暴橫詩遂格殺廣上召見賜以棨戟上遣禮切有衣之戟也下

定都洛陽

更始降赤眉

鄧禹有師行紀

縊殺更始

馬援大才晚成

賁不進兵

光武

訖述予屬漢制假檠戟以代斧鉞崔豹

入洛陽幸南宮遂定都焉 赤眉下書曰聖公降者封為長沙王

更始請降上璽綬於盆子赤眉坐更始置庭中將殺之劉恭謝祿

為請不能得遂引更始出劉恭追呼曰臣誠力極請得先死拔劍

欲自刎武粉切樊崇等遽共救止之乃赦更始封為畏威侯劉恭

復為固請竟得封長沙王 劉盆子居長樂宮三輔郡縣營長遣

使貢獻兵士輒剽奪之剽匹妙切又數暴掠吏民由是皆復固守

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攜資以

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勞

報切來力代切謂父老童穉也與稚同垂髮戴白蒲其車下莫

不感悅於是名震關西諸將豪桀皆勸禹徑攻長安禹曰不然今

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

安財穀充實鋒銳未可當也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財穀雖多

變故萬端寧能堅守者也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饒穀多

畜吾且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敵乃可圖也於是引軍北至

鑑二十九

四

拘邑扶音旬右所到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 三輔苦赤眉暴

虐皆憐更始欲盜出之張印等深以為慮使謝祿縊殺之縊一說

也劉恭夜往收藏其尸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及盆子傳初

成紀隗囂起兵應漢更始徵囂囂至長安後逃歸天水復招聚其

眾興修故業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囂傾

身引接為布衣交以馬援班彪之屬為賓客由此名震西州聞於

山東馬援少時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欲就邊郡田牧況曰汝大

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匹角切且從所好遂之北地田牧常

謂賓客曰丈夫為志窮當益堅老當益壯後有畜數千頭穀數萬

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其能賑施也賑章刃否則守錢虜耳乃

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敬重與決籌策本傳帝

以關中未定而鄧禹久不進兵賜書責之曰長安吏民遑遑無所

依歸宜以時進討鎮慰西京繫百姓之心禹猶執前意別攻上郡

諸縣更徵兵引穀歸至大要積弩將軍馮愔伊淫車騎將軍宗歆

守拘邑二人爭權相攻愔遂殺歆因反擊禹禹遣使以聞帝問使

立陰麗華為貴人

劉恭知赤眉必敗

盆子辭位

悉封功臣

陰識辭封

丁緜求封本鄉

馮勤典封事



人惜所親愛為誰對曰護軍黃防帝度情防不能久和執必相忤  
逆故切因報禹曰縛馮情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往降  
之後月餘防果執情將其眾歸罪情之叛也引兵西向天水隗囂  
逆擊破之於高平盡獲其輜重於是禹承制遣使持節命囂為西  
州大將軍得專制涼州朔方事出禹器本傳初帝從更始在宛納新  
野陰氏之女麗華是歲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妹寧平公  
主俱到洛陽以麗華為貴人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上  
徵通為衛尉

二年劉恭知赤眉必敗密教弟盆子歸壘綏習為辭讓之言及正  
旦大會盆子乃下牀解壘綏叩頭曰今設置縣官而為賊如故四  
方怨恨不復信向此皆立非其人所致願乞骸骨避賢聖路必欲  
殺盆子以塞責者無所離死因涕泣噓唏音虛下辭也切崇等  
數百人皆曰臣無狀負陛下請自今已後不敢復放縱因共抱持  
盆子帶以壘綏盆子號呼不得已既罷出各閉營自守三輔翕然  
稱天子聰明百姓爭還長安市里且滿後二十餘日復出大掠如

鑑三十九

五

故悉封諸功臣為列侯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食四縣博士  
丁恭議曰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幹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  
縣不合法制帝曰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  
者也

備軒王氏史評曰近世議者以光武為非而恭固遠慮然光武  
知本之言其可廢哉治天下者無道德仁義以相維持而欲恃  
其法制以沮姦雄而弭禍亂蓋亦難矣

陰鄉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叩頭讓曰天下初定  
將帥有功者眾臣託屬掖庭仍加爵邑不可以示天下此為親戚  
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帝令諸將各言所樂皆占美縣河南太  
守穎川丁緜林獨求封本鄉或問其故緜曰緜能薄功微得鄉  
亭厚矣帝從其志封新安鄉侯帝使郎中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  
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執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  
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又次補之帝始用  
孝廉為尚書郎本紀及識起高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

鮑永  
馮衍  
降

桓譚  
鼓琴

宋弘  
惡繁  
聲

宋弘  
不諧

光武

宗世宗建社稷于宗廟之右立郊井于城南 長安城中糧盡赤

眉收載珍寶大縱火燒宮室市里恣行殺掠遂入安定北地鄧禹

引兵南至長安軍昆明池謁祠高廟收十一帝神主送詣洛陽因

巡行園陵為置吏士奉守焉初更始遣鮑永安集河東并

州以馮衍屯太原捍衛并土及更始敗帝遣儲大伯徵鮑永永未

知更始存亡收繫儲直魚切大他蓋切大伯遣使至長安詞虛實

鮑永燬燬鮑永二月永衍審知更始已亡乃發喪出儲大伯等封上

印綬悉罷兵幅巾詣河內帝見永問曰卿眾安在永離席叩頭曰

臣事更始不能令全誠慙以其眾幸富貴故悉罷之帝曰卿言大

而意不悅既而永以立功見用衍遂廢棄永謂衍曰昔高祖賞季

布之罪誅丁固之功今遭明主亦何憂哉衍曰人有挑其鄰人之

妻者挑徒切又田柳切其長者罵而少者報之後其夫死取其

長者取讀或謂曰夫非買爾者邪曰在人欲其報我在我欲其罵

人也夫天命難知人道易守守道之臣何患死亡本傳衍以宋

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

八鑑三十九

六

弘聞之不悅伺譚內出伺相使切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

不與席而讓之且曰能自改邪將令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辭謝良

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

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

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媿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新寡帝

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容德器羣臣莫及帝曰方且

圖之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

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知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

主曰事不諧矣本傳帝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以助軍轉糧

食前後不絕及帝追銅馬至薊寵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不能

滿以此懷不平及即位吳漢王梁寵之所遣並為三公而寵獨無

所加愈怏怏不得志融歎曰如此我當為王但爾者陛下

忘我邪是時北州破散而漁陽差完有舊鐵官寵轉以買穀積珍

寶益富疆質莫報切幽州牧朱浮年少有俊才欲厲風迹收士心

辟召州中名宿引置幕府多發諸郡倉穀寵不從其令浮密奏寵



賈復請伐

立皇后郭氏太子彊

帝解賈復怨

料鄧隆必敗

赤眉復入長安

王常真忠臣

馬異代鄧禹

光武

多聚兵穀意計難量上詔徵寵寵遂發兵反攻朱浮於薊

更始諸大將在南方未降者尚多帝召諸將議兵事以檄叩地曰

鄧最彊宛為次誰當擊之賈復率然對曰臣請擊鄧帝笑曰執金

吾擊鄧吾復何憂大司馬當擊宛遂遣復擊鄧破之尹尊降

漢擊宛宛王賜奉更始妻子詣洛陽降帝封賜為慎侯更始三子

求歆鯉皆為列侯 帝以陰貴人雅性寬仁欲立以為后貴人以

郭貴人有子終不肯當六月戊戌立貴人郭氏為皇后以其子彊

為皇太子大赦 秋賈復南擊召陵新息平之復部將殺人

於潁川潁川太守寇恂捕得繫獄時尚草創軍營犯法率多相容

恂戮之於市復以為耻還過潁川謂左右曰吾與寇恂並列將帥

而為其所陷今見恂必手劍之恂知其謀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

曰崇將也得帶劍侍側卒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者藺相如不

畏秦王藺相如趙良將也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乃敕屬縣盛供具

儲酒醪魯刀切說文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饌食也

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

蓋三十九

七

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賈復先在坐欲起相避

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闘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

車同出結友而去恂帝遣游擊將軍鄧隆助朱浮討彭寵隆

軍潁南浮軍雍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吏曰營相去百里其

執豈可得相及比若還北軍必敗矣彭寵果遣輕兵擊隆軍大

破之得遠遂不能救 赤眉至陽城番須中逢大雪坑谷皆滿士

多凍死乃復還發掘諸陵取其寶貨凡有玉匣殮者扶風音盤在右

率皆如生賊遂汗辱呂后尸鄧禹遣兵擊之於郁夷反為所敗禹

乃出之雲陽赤眉復入長安初鄧王王常降帝見之歡甚曰吾見

王廷尉不復憂南方矣十一月以岑彭為征南大將軍帝於大會

中拍王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將輔翼漢室心如金石真忠

臣也即日拜常為漢忠將軍常鄧禹自馮惜叛後威名稍損

又乏糧食戰數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

大姓各擁大眾禹不能定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討之車駕送

至河南救異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醜元元

光武以德取關中

宗室皆復國

鄧禹勲無功

馮異萬成計

立四親廟

馮異破赤眉

光武

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博池切或作保降者遣其帥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闘然好虜掠御本能御吏士念自修救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馬異本傳

臣光曰昔周人頌武王之德曰鋪時繹思繹羊益切謂我祖惟求定言王者之兵志在布陳威德安民而已觀光武之所以取關中用是道也豈不美哉

又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東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答之箠上聲切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十二月詔宗室列侯為王莽所絕者皆復故國 三輔大饑人相食城郭皆空白骨蔽野遺民往往聚為營保各堅壁清野赤眉虜掠無所得乃引而東歸眾尚二十餘萬帝遣侯進等屯新安耿弇等屯宜陽以要其還路敕諸將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賊若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於華陰相拒六十

鑑三十九

八

餘日戰數十合降其將卒五千餘人

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鄧禹勲於受任無功數以飢卒徼赤眉戰輒不利徼伊消切乃率鄧弘等要馮異共攻赤眉異曰異與賊相拒數十日雖虜獲雄將餘眾尚多可稍以恩信傾誘難卒用兵破也卒音上今使諸將屯澠池上莫踐切又莫忍切洪農邑要其東而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弘軍潰亂潰胡對切散也左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異棄馬步走上回谿阪南遠切坡者曰阪一曰澤障也回谿阪在洪農澠池俗名回坑與麾下數人歸營收其散卒復堅壁自守 立四親廟於雒陽雒本本作洛魚豢云漢火行忌水

武故去水加佳自光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雒本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且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執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具亂中色切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

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峭底上何交切峭山名底阪也降男女

盆子 降 兵甲 齊熊 耳山

伏隆 使青 徐

耿弇 自請 破彭 寵

來歙 使隗 囂

光武

八萬人帝降璽書勞異曰始雖垂翅回谿翅也終能奮翼異澗

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容朱切皆木名前書谷求曰太白出

在桑榆之間方論功賞以答大勳赤眉餘眾東向宜陽帝親勒

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不知所謂乃遣劉恭乞降

曰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汝以不死耳盆子及

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綬積兵甲宜陽

城西與熊耳山齊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令縣厨皆賜食帝謂樊

崇等曰得無悔降乎徐宣等曰臣等今日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

誠歡誠喜無所恨也帝曰卿所謂鐵中錚錚初耕切金聲傭中佼佼者

也校古巧帝令樊崇等各與妻子居洛陽賜之田宅其後樊崇逢

安反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郎中後病失明賜滎陽均輸官地均輸

官名屬司農益鐵論云郡國諸侯各以其方物貢輸使食其稅終

身劉恭為更始報仇殺謝祿自繫獄帝赦不誅初梁王劉永據國

起兵以東海賊帥董憲琅邪賊帥張步為將軍專據東方稱帝唯

陽帝遣伏隆使青徐張步遣掾隨隆詣闕上書帝復遣隆拜步東

八鑑三十九

九

萊太守亦遣使立步為齊王步貪王爵遂執隆而受永封其後

殺之帝方北憂漁陽南事梁楚故張步得專集齊地據郡十二焉

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連兵時關中眾寇猶盛轉相攻擊馮異

且戰且行屯軍上林苑中誅擊豪桀不從令者褒賞降附有功

勞者悉遣諸營渠帥詣京師散其眾歸本業威行關中蓋延圍

睢陽上音雖斬劉永蘇茂周建犇垂惠共立永子紆為梁王紆德

耿弇從容言於帝從七恭切自請北收上谷兵未發者定彭寵

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獲索東攻張步以平齊地帝壯

其意許之帝謂太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未附子陽稱帝道里阻

遠諸將多務關東思西州方略未知所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

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

必束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執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

既有功於漢又受鄧禹爵署其腹心議者多勸通使京師囂乃奉

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所以慰藉之甚厚藉慈

慰安也藉薦也

言安慰而薦之

吳漢不戰下城

張豐信方術亡

侯霸保全故事

馬援觀孫

子陽井底蛙馬援入洛陽見帝

光武

四年吳漢陳俊王梁擊破五校於臨平南縣上音華平原邑五姓共逐守長據城而反諸將爭欲攻之吳漢曰使萑反者守長罪也敢輕冒進兵者斬乃移檄告郡使收守長而使人謝城中五姓大喜即相率降諸將乃服曰不戰而下城非眾所及也相漢帝遣朱祐取弇祭遵劉喜討張豐於涿郡祭遵先至急攻豐禽之初豐好方術有道士言豐當為天子以五綵囊裏石繫豐肘云上步切切石中有玉璽豐信之遂反既執當斬猶曰肘石有玉璽傍人為椎破之推直追切擊豐乃知被詐仰天歎曰當死無恨相傳上幸譙遣馬武王霸圍劉紆周建於垂惠董憲將賁休以蘭陵降音章前賁音肥憲聞之自郊圍之東音談邑蓋延龐萌在楚請往救之帝救曰可直往擣郊擣觀老切則蘭陵自解延等以賁休城危遂先赴之憲逆戰而陽敗退延等因拔圍入城明日憲大出兵合圍延等懼遽出突走因往攻郊帝讓之曰間欲先赴郊者以其不意故耳今既奔走賊計已立圍豈可解乎延等至郊果不能克而董憲遂拔蘭陵殺賁休武霸本傳王莽末天下亂臨淮大尹侯霸獨能保

益三十九

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拜尚書令時朝廷無故典又少舊百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相冬十月

甲寅車駕還宮 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素與述同里閉相善開侯軒切說文曰間也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生而述盛陳

陛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制都布單衣交讓冠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旄騎上莫袍切旄頭之騎也徐後釋疑曰乘輿

折而入折之切莊子漁父篇夫子曲要若折禮鄉良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雄雌未定公孫

不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

替天下士乎因辭歸謂囂曰子陽井底蛙耳上烏瓜切水蟲形似

陽援初到良父中黃門引入帝在宣德殿南廡下但憤坐迎相

頓首辭謝因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矣臣與公孫述

帝王自有真

論高祖光武優劣

光武善守

高祖無學

馬援論光武

王霸閉營固守

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戰而後進臣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

南軒曰高祖洪模大略非光武所及也高祖起匹夫提三尺取天下光武則以帝室之胄因人心之思漢而復舊業其難易固有閒矣而高祖之對乃項藉亦蓋世之豪也光武所與周旋者獨張步隗囂公孫述輩其去藉蓋萬萬相遠矣至於韓信彭越之徒皆如泛駕之馬實難駕御而盡在高祖掌握中指揮使令無不如意使光武有臣如此未必能用也然而創業之難光武固不及高祖而至於光武之善守則復非高祖之所及也大抵高祖天資極高所不足者學耳即位之後所以維持經理者類皆踈略雄傑之氣不能自斂卒至平城之辱一時功臣處之不得其道類皆赤族此則由其學不足故也光武天資雖不逮高祖而自其少時從諸生講儒學謹行義故天下既定則知兵之

鑑三十九

十一

不可不戢審黃石存包桑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安南定北以爲單于久遠之計處置功臣假以爵祿而不使之任事卒得全其始終凡此皆思慮縝密要自儒學中來至於尊禮隱逸褒崇風節以振起士氣後之人君尤未易及此非特高祖也嗟乎以高祖之天資使之知學爲當務則湯武之望亦豈不可至哉是尤可歎息也

五年帝使來歙持節送馬援歸隴右隗囂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略與高帝同經學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囂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囂意不擇也音亦不曰如卿言反復勝邪本傳援蘇茂將五校兵救周建於垂惠馬武爲茂建所敗奔過王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乃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捕虜與吾相持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不相

不戰  
屈人  
兵

子密  
殺彭  
寵封  
不義  
侯

郭伋  
治漁  
陽

劉平  
代主  
死

光武

援賊必乘勝輕進捕虜無救其戰自信如此茂眾疲勞吾承其敝  
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數十人斷髮  
請戰霸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後襲其後例掩其不備曰襲茂建前後  
受敵驚亂敗走霸武各歸營茂建復聚兵挑戰上徒鈞切謂擄也霸

堅卧不出方饗食士作倡樂上音昌下音借亦樂也茂雨射營中中霸前酒樽  
下中竹仲切當也樽祖昆切本又作尊周禮有司尊彝從缶從木後人所加霸安坐不動軍吏皆曰茂

前日已破今易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  
戰以徼一時之勝今閉營休士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也茂建既

不得戰乃引還營其夜周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建於道死茂犇  
下邳符慈切東海邑本在薛其後徙此有上邳國與董憲合劉紆犇佼

疆本傳彭寵妻數為惡夢又多見怪變策望氣者切策決  
也龜曰卜皆言兵當從中起寵齋在便室蒼頭子密等三人因寵

卧寐共縛著牀斬寵及妻頭置囊中馳出城因以詣闕帝封子密  
為不義侯本傳權德輿議曰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于

亂我在良罪不相蔽宜各置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  
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

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 帝以郭伋為漁陽  
太守伋居伋承離亂之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

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本傳平敵將軍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  
之常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

共擊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已自疑遂反襲  
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屯桃鄉之北帝聞之大怒自

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常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  
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陽龐萌攻破彭城將殺楚郡太守

孫萌郡吏劉平伏太守身上號泣請代其死身被七創龐萌義而  
捨之太守已絕復蘇渴求飲平傾創血以飲之 岑彭攻破夷陵

田戎亡入蜀盡獲其妻子士眾數萬人 隗囂問於班彪曰往者  
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定意者從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承運

迭興在於一人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從  
政本根既微枝葉疆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執數然也漢承秦

卷二十九

十二

梁

班彪著命論  
劉氏承堯祚

嬰母知廢  
陵母知興

光武

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  
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  
是以即真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  
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桀帶州域者皆無六國  
出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噫曰生言周漢之  
執可也至於但見愚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踈矣昔  
秦失其鹿劉季逐而得之居職切備持其足又時民復知漢乎  
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歷數在爾  
躬舜亦以命禹洎于稷契自其與切及也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  
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子之符俗見高  
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捷疾葉切獲也勝也  
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  
也夫餓饉流隸饑饉連切疏不熟為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  
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下之貴四海之富神明  
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彊如

益三十九

十三

梁籍成如王莽然卒潤鑊胡郭切鼎大伏質身醢分裂伏質也字  
而於輒上又况么麼尚不及數子么一堯切麼小之而欲開奸天  
位者辱音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言里具不祥止嬰勿王  
王陵之母知漢王必得天下伏劍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  
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  
而况大丈夫之事辱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  
興審此二者帝王之分决矣加之高祖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  
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洗先典切謂揮去洗足舉  
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祖之大畧  
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  
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寤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  
絕信布之覬覦音與下音踰覬幸也距逐鹿之瞽說說上公戶切  
有朕不察其事而審神器之有授母貪不可異為二母之所咲則  
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求終矣噫不聽彪遂避地河西竇融以為  
從事甚禮重之彪遂為融書策使之專音事漢焉融本傳

考異曰

世祖建武元年六月己未即皇帝位光武本紀馮異破蘇茂諸將上尊號光武還至薊皆在四月前而馮異傳與李軼書云長安壞亂赤眉臨郊王侯構難大臣乖離綱紀已絕又勸光武稱尊號亦曰三王反叛更始敗亡按是年六月己未光武即位是月甲子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王匡張卬等還奔長安乃謀以立秋疆虜時共劫更始然則三王反叛應在光武即位之後夏秋之交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或者史家潤色其言致此差互耳

十一月隗囂擊破馮愔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馮愔蓋愔以元年冬末叛延及二年囂拜官在二年也

二年正月起高廟于洛陽帝紀正月壬子按正月甲子朔不應有壬子誤

二月鮑永馮衍降鮑永傳稱永等降於河內時攻懷未拔帝謂永曰我攻懷三日而兵不下關東畏服卿可且將故人自往城下

蓋三九

全四

譬之即拜永諫議大夫至懷乃說更始河內太守於是開城而降按光武未都洛陽以前屢幸懷又祠高祖於懷宮並無更始河內太守據懷事本紀亦無攻懷一節按田邑書稱主亡一歲莫知定所則永衍之降必在此年而帝紀光武此年不曾幸河內但有幸仰武事然則永衍實降於脩武脩武亦河內縣也其稱降懷等事當是史誤故皆略之

五年正月使來歙送馬援歸隴右素紀曰援與拒蜀侯國游先俱奉使游先至長安為仇家所殺其弟為囂雲旗將軍來歙恐其怨恨與援俱還長安按囂使被殺者周游也不在此時

楚郡太守孫萌素紀作楚相孫萌今從范書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中

寶融  
東向

建武五年初寶融自守河西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正朔囂皆假其將軍印綬囂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辯士張玄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也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子容切前書音義曰以利合為從以威執相脅高可為六國下不失尉佗徒河切趙佗也本為龍川尉佗融等召豪桀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皆言漢有再受命之符况今稱帝者數人而雒陽土地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它姓殆未能當也眾議或同或異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雒陽帝見鈞歡甚禮饗畢乃遣令還賜融璽書曰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更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

賜寶  
融璽  
書

八鑑四十一



張

天子  
明見  
萬里  
之外  
耿弇  
擊張  
步

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并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囂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因授融為涼州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本融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歷下又令兵屯祝阿別於泰山鍾城列營數十以待之弇度河先擊祝阿自旦攻城未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眾得犇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弇進兵攻巨里大破之遂定濟南時張步都劇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相去四十里弇進軍畫中上胡夾切齊郡有畫水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乃敕諸校後五日會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敕諸將皆蓐食上儒欲切前書音義未起而會明至臨菑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攻臨菑西安必救之攻西安臨菑不能救不如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方自憂何暇救人臨菑出不意而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菑即西安孤與劇

光武

拔臨  
耿奔

破張  
耿奔  
步軍

帝論  
耿奔  
功

張步  
降

起太  
學

光武

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二者也若先攻西安不能卒下頓  
兵堅城死傷必多縱能拔之藍引軍還奔臨菑并兵合勢觀人  
虛實吾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日之間不戰而困矣遂攻臨菑  
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懼遂將其眾亡歸劇奔乃令軍中  
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聞大笑乃與三弟藍弘  
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號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將攻奔奔  
恐挫其鋒語曰折其鋒曰挫國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  
引歸小城陳兵於內使劉歆陳俊分陳於城下步氣盛直攻奔營  
與劉歆等合戰奔升王宮壞臺望之壞胡怪切敗也臨菑本齊國所都齊王宮中有壞臺也東  
攔記壞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  
飛矢中奔股以佩刀截之昨結左右無知者至暮罷奔明日復  
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奔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奔曰  
虜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奔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  
釀酒上所宜切釀酒有燕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  
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殺傷無數溝塹皆滿奔知步困將退豫

鑑四

二

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  
水上鉅昧如字水名一名巨洋水在樂安國八九十里僵尸相屬僵音薑收得輜重  
二千餘兩步還劇兄弟各分兵散去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  
羣臣大會帝謂奔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  
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  
功又難於信也勅渠京切又田橫亨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  
不聽為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釋其怨  
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為落落難合有志  
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奔復追張步步奔平壽蘇茂將萬餘人  
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詔耿奔  
軍門肉袒降奔入據其城眾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  
鄉里封步為安丘侯奔復引兵至城陽降五校餘黨齊地悉平振  
旅還京師奔為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翰  
初起太學車駕還宮幸太學稽式古典脩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  
矣細本侯霸為大司徒霸聞太原閔仲叔之名而辟之必益也

仲叔  
投効  
而去

仲叔  
不為  
利祿

詔慰  
馮異  
隗囂  
自比  
西伯

隗囂  
遣子  
入侍

鄭興  
馬接  
東歸

詔徵  
嚴光  
等

光武

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効而去効胡得切案罪曰効自投其効狀而去也投猶下也出仲叔光等傳胡曰凡致位公卿固鮮以薦進人材為事其有能旁招遠引列于庶位者往往以常情待之或名人望士則度其志在於用也或故舊所識則以為有求於我也苟命以官榮以位斯足矣寧復有諮詢求益之心哉閔仲叔慨然以身為辟士之法以明士之從召非必皆為利祿也其警勸多矣

馮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因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隗囂矜已飾智每自比西伯與諸將議欲稱王鄭興言之而止時關中將帥數上書言蜀可擊之狀帝以書示囂因使擊蜀以效其信囂上書盛言三輔單弱劉文伯在邊未宜謀蜀帝知囂欲持兩端不願天下統一於是稍黜其禮正君臣之儀復遣來歙說囂遣子入侍囂聞

蓋四

三

劉永彭寵皆以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歙詣闕帝以為胡騎校尉封鐫羌侯鐫子全切鐫謂琢鑿之故以為名鄭興因恂求歸葬父母囂不聽而徙興舍益其秩禮興入見曰今為父母未葬乞骸骨若以增秩徙舍中更停留是以親為餌也無禮甚矣願留妻子獨歸葬將軍又何猜焉囂乃令與妻子俱東馬接亦將家屬隨恂歸雒陽囂將王元說囂曰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王東封函谷關函音咸本在洪農縣衡山嶺武帝元鼎三年遷於新安乃於故關置洪農郡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執與蚯蚓同蚯蚓音丘蚓以忍切囂心然元計雖遣子入質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 是歲詔徵處士太原周黨魯稽嚴光等至京師黨入見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優蹇驕悍切猛也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虛妄之罪而敢私竊虛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詔曰自古明王聖主

賜周  
黨常  
嚴光  
耕釣

去就  
同道

論子  
陵足  
加帝  
腹事

光武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匹罷之帝少與嚴光同遊學及即位以物色訪之得於齊國累徵乃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歷沛郡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遂拒之良慙自後連徵不應卒於家本傳

梁曰夫賢哲之道一動一靜動而用者功濟乎當世靜而不用者化光乎無窮伊呂遇湯武而立大功子陵遇世祖而立大名去就不同同歸于道焉

范仲淹曰元武於是時當屯之初九陽德之亨能以貴下賤子陵於是時當蠱之上九衆方有為而獨不事王侯非光武不能遂子陵之高非子陵不能成光武之大也

東萊評曰范書載嚴光以足加帝腹上蓋光武居富貴不驕故嚴光以足加其腹而不怒嚴光處貧賤而不懼故以足加光武

卷四

四

之腹而不疑交友之際良可詠矣東漢風俗之美幾於三代世以為皆光武之風激成之可謂有益於治也通鑑獨疑其不然而略焉切謂晉武帝好內宮人猶得以傷其指唐莊宗好優伶人猶得以批其頰光武至誠好善如此孰曰無之乎

南軒張氏曰光武鑒西都末世之弊故汲汲然崇尚風節而不志遺逸之舉亦可謂知所當務矣蓋自三代而降在上者以爵祿而驕士在下者慕爵祿而求君故上日以元而下日以委靡人君而能降心以求遺逸則是不敢以爵祿而驕其士反有求乎士之意則於克己養德所助固不細矣况風俗委靡之中而見時君所尊禮延納者乃在於恬退簡約之士豈不足以過其奔競之風而息其僥倖之意於風俗所助又不輕矣在光武時雖曰舉遺逸然固有召而不能致致而不能用者而其流風餘韻猶足以葦西京之陋而起名節之俗則其為益固豈淺淺哉語曰舉逸民天下之人歸心焉蓋不遺賢於隱逸則天下之賢才孰不歸心賢才歸之是天下之人舉歸之也豈非為治之總

江准  
山東  
悉平

賜公  
孫述  
書

君臣  
不志  
舊

隗囂  
發兵  
反

光武

要乎然嘗怪嚴子陵竟不為帝少屈何邪考子陵之言論風旨亦非素隱行怪必欲長往而不返者彼與光武少而相從知其心度為最詳也以謂光武欲為當時之治則當時之人才固足辦之而無待乎已若欲進乎兩漢之事則又懼有未能信從者不然徒受其高位享其尊禮之虛名則非子陵之本心也故寧不就之然而以子陵為光武之故人名高一世而竟高卧不屈光武亦不敢以屈之其所以激頑起懦扶植風化助成東京風俗之美人才之盛其為力固亦多矣豈不偉哉出大事記

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為章陵縣世世復徭役比豐沛復謂不歸吳漢等拔胸斬董憲龐萌江淮山東悉平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之間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述據邊垂乃謂諸將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分軍士於河內數騰書隴蜀告示禍福公孫述屢移書中國自陳符命冀以惑眾帝與述書曰圖讖言公孫即宣帝也復以掌文為瑞王莽何足效乎早為定計天下神器不可力爭宜留三思署曰公孫皇帝述不

鑑四

五

答其騎都尉荆邯說述曰漢高祖起於行陳之中兵破身困者數矣然軍敗復合瘡愈復戰何則前死而成功愈於却就而滅亡也述然邯言述廢銅錢置鐵錢貨幣不行百姓苦之為政苛細察於小事如為清水令時而已好改易郡縣官名又立其兩子為王由此大臣皆怨本傳述馮異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荆棘上音京下紀力切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倉卒蕪蕪亭豆粥厚沔河麥飯厚意久不報異稽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鉤上食亦切乾時之臣無忘檻車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 申屠剛杜林自隗囂所來帝皆拜侍御史以鄭興為太中大夫 帝詔隗囂欲從天水伐蜀囂上言曰水險阻棧閣敗絕棧木為閣謂述性嚴酷上下相患須其罪惡孰著而攻之此大呼響雁之執也帝知其終不為用乃謀討之 隗囂遂發兵反相響 六月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令司隸州牧各

并省四百餘縣  
朱浮上疏請久任

三十稅一

詔上書不  
得言聖

陳元上疏

光武

實所部省減吏負州省所景也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兼也並也於

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細本九月丙寅晦日有

食之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大漢之興亦累

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當時吏職何能悉治論議之徒豈不諠

譁蓋以為天地之功不可倉卒艱難之業當累日也而間者守宰

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

加嚴切人不自保迫於舉劾懼於刺譏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

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夫物暴長者必夭折功卒成者必亟壞

如摧長久之業而造速成之功非陛下之福也願陛下遊意於經

年之外望治於一卅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

簡細本十二月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

今糧儲差積陳如切亦其令郡國收見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

及置發兵反援乃上書願聽詣行在所極陳滅囂之術帝乃召之

鑑四十

六

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輕車騎士材官令還復民伍細本公孫述

立隗囂為朔寧王 癸亥晦日有食之詔百僚各上封事其上書

者不得言聖太中大夫鄭興上疏曰夫國無善政則謫見日月要

在因人之心擇人處位今公卿大夫多舉漁陽太守郭伋可大司

空者而不以時定道路流言咸曰朝廷欲用力臣功臣用則人位

謬矣願陛下屈已從衆以濟羣臣議善之功頃年日食每多在晦

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則臣促迫故月

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法範之法

帝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具奏及之細本大司農江馮上言

宜令司隸校尉督察三公司空掾陳元上疏曰臣聞師臣者帝賓

臣者霸故武王以太公為師齊桓以夷吾為仲父近則高帝優相

國之禮太宗假宰輔之權及亡新王莽遭漢中衰專操國柄以偷

天下況已自喻不信羣臣奪公輔之任損宰相之威以刺李為明

激許為直細本權許居列也徐廣謂激一至乃陪僕告其君長子弟

變其父兄周密法峻大臣無所措手足然不能禁董忠之謀身為

王遵降

論符識之非

王莽欺眾

光武自欺

前有召父  
後有杜母

來歙  
襲取略陽

光武

世戮方今四方尚擾天下未一百姓觀聽咸張耳目陛下宜修文  
武之聖典襲祖宗之遺德勞心下士屈節待賢誠不宜使有司察  
公輔之名帝從之元帝令來歙以書招王遵遵來降拜太中  
大夫封向義侯 帝好圖讖與鄭興議郊祀帝曰吾欲以讖斷之  
何如對曰臣不為讖帝怒曰卿不為讖非之邪興惶恐曰臣於書  
有所未學而無所非也帝意乃解本傳

戴曰讖記之說果孰為之初乎左氏傳春秋雜取神怪卜筮論  
說皆有據依有童謠而無讖語至馬遷作史記言秦人築長城  
以備胡謂亡秦者胡也曾不知為胡亥陳涉事起託鬼以惑眾  
取帛書置魚腹中世之姦人始假文書以惑眾矣漢宣帝未即  
位是時陸渙推說災異以為漢當再受命至成帝齊人甘忠可  
詐造天官等書以授其徒而後讖記盛矣王莽因之造作符命  
代漢天下殆勝廣之遺智也光武明智有餘當懲莽欺罔絕其  
端倪勿使遺禍後世即位之初首從事焉彼其崎嶇南陽新野  
閒聞劉秀當為天子舊矣一旦以赤伏符即位意者以謂天誠

六鑑四十

六七

有是書天人之秘真不可誣耶王莽假符命以欺眾光武信讖  
記以自欺是孰為愚智乎且王氏殘虐百姓思漢久矣光武之  
為民望也向使無赤符說當不有天下乎彼彊華者果安從得  
此書是亦不過哀章之類耳舍入事而托符讖是何不自信若  
此也

南陽太守杜詩政治清平興利除害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  
土田拓他各切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南陽為之語曰

前有召父後有杜母本傳

八年春來歙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從番須回中徑襲略陽斬隗  
囂守將金梁囂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囂所  
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吳漢等諸將聞歙據略陽爭馳  
赴之上以為囂失所持亡其要城執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夕圍  
而城不拔士卒頓敝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隗囂果使王元  
拒隴坻丁計切又音底隴坻謂隴囂自悉其大眾數萬人圍略陽  
公孫述遣將李育田弇助之斬山築堤激水灌城來歙與將士固

郭憲

馬接  
聚米  
為山

隗囂  
西奔

人苦  
不知

穎川  
借寇

耿純  
威信

光武

死堅守冀盡銳攻之累月不能下夏帝自將征隗囂光祿勳郭憲

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車鞅又忍切

輻引帝不從西至漆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阻允隊未

決允音淫說文曰允允行兒東觀記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囂

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拍畫

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

矣明旦遂進軍至高平第一竇融率五郡太守及羌虜小月氏等

步騎數萬與大軍會是時軍旅草創諸將禮容多不肅融先遣從

事問會見儀適帝聞而善之以宣告百僚乃置酒高會待融等以

殊禮遂共進軍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下之拜邯太中大

夫於是囂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万皆降囂將妻子犇西

城略陽圍解帝勞賜米歛班坐絕席在諸將之右詔告隗囂曰若

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佗也囂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

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音圭史記故邽也邑也以四縣封

竇融為安豐侯弟友為顯親侯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

鎮融以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詔報曰吾與將軍如左

右手耳數執謙退何不曉人意勉循士民無擅離部曲穎川盜賊

羣起寇沒屬縣河東守丘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

子橫之言秋八月帝自上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若下

便可將兵南擊蜀虜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復望蜀每一發兵頭湏

為白九月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寇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以時

定推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對曰穎川聞陛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誣誤耳按古切切猶也註之如聞乘

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銳謂利兵也帝從之車駕

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

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濟陰盜賊亦起

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

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都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

詣純降大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出寇傳岑彭壅

谷水灌西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行巡周宗將蜀救兵五千餘人

鑑四一

八

梁



温序  
死節

祭遵  
雅歌  
投壺

隗囂  
死

陰興  
辭封  
爵

郭伋  
威信  
遠聞

光武

乘高卒至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冀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苟  
宇所獲宇曉譬數四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脅漢將  
因以節槌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  
劔序受劔銜須於口顧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須汗土遂伏劔  
而死從事士忠持其喪歸雒陽詔賜以冢地拜三子為郎

九年穎陽成侯祭遵薨於軍詔馮異并將其營遵為人庶約小心  
克已奉公賞賜盡与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士皆  
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  
言帝愍悼之悲也持也尤甚其後朝會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  
如祭征虜者乎衛尉銚期曰陛下至仁哀念祭遵不已羣臣各懷  
慙懼帝乃止出傳 隗囂病餓志憤而卒悲於 囂也 少子

純立為王公孫述遣田戎等據荆門虎牙橫江水起浮橋閣樓立  
攢柱上相 以絕水道結營跨山以塞陸路拒漢兵 來歙

上書曰公孫述以隴西天水為藩蔽今二郡平蕩則述智計窮矣  
宜益選兵馬儲積資糧今西州新破兵人疲饑若招以財穀則其

鑑四十

九

二

眾可集帝然之於是詔於汧積穀六万斛秋來歙率馮異等五將  
軍討隗純於天水純傳 盜殺陰貴人母鄧氏及弟訢與欣 帝甚

傷之封貴人弟就為宣恩侯復召就兄侍中興欲封之置印綬於  
前興固讓曰臣未有先登陷陳之功而一家數人並蒙爵土今天

下缺望上窺 誠所不願帝嘉之奪其志 貴人問其  
故興曰夫外戚家苦不知謙退嫁女欲配侯王取婦聘聘公主彌

切切視也 愚心實不安也富貴有極人當知足奢益為觀聽

所譏夸亦奢也 貴人感其言深自降挹其義與 融卒不為宗親  
求位本傳 帝召寇恂還以潁陽太守郭伋為潁川太守伋招降

山賊趙宏召兵等數百人皆遣歸附農因自刻專命帝不以咎之  
後宏兵等黨 聞伋威信遠自江南或從幽冀不期俱降駱驛不

絕絕言不絕也 驛益切 十年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地名也在安定高平縣建

威大將軍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峻猶不下帝遣寇  
恂往降之恂奉璽書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

寇恂  
殺使  
降城

魯奇  
飛炬  
燒浮  
橋

漢兵  
入蜀

刺客  
殺來  
歎

鮑永  
劾趙  
王良

光武

怒將誅之諸將諫曰高峻精兵萬人率多疆弩西遮隴道連年不  
下今欲降之而反戮其使無乃不可乎恂不應遂斬之遣其副歸  
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  
城門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  
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  
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恂傳  
十月隗純降徙諸隗於京師以東後純亡入胡至武威捕得誅之  
十一年岑彭數攻田戎等不克帝遣吳漢發荊州兵凡六萬餘人  
騎五千匹與彭會荊門彭裝戰船數十艘蘇刀切船之總名吳漢以諸郡  
掉卒上直教切東觀記掉作擢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  
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君用步騎不曉水戰荊門之事一由征南  
公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募莫故切召也先登者上賞於  
是偏將軍魯奇應募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  
橋而檣柱有反把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執殊死戰因飛炬焚之  
炬其呂切東葦燒也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采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

鑑四十

十

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長驅入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  
爭開門降彭引兵乘利直指墊江上從協切巴郡之邑攻破平曲收其米數  
十萬石吳漢留夷陵裝露橈橈人遙切短檝也爾雅檝謂之橈繼進橈露橈者謂露其檝在外人在  
船中六月來歙與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蜀人大懼使刺  
客刺歙未殺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  
牙何敢然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欲相屬以軍事而  
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刃雖在身不能勒兵斬公邪延收淚強起受  
所誠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  
自惜誠恨奉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太中大夫  
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罪陛下哀憐  
投筆抽刃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歎喪還洛陽乘輿縞素臨弔  
送葬 趙王良從帝送歙喪還入夏城門與郎中將張邯爭道  
叱邯旋車又詰責門候詰責之也使前走數十步司隸校尉鮑永  
劾奏良無藩臣禮大不敬良尊戚貴重而求劾之朝廷肅然永辟  
扶風鮑恢為都官從事恢亦抗直不避彊禦帝常曰貴戚且斂手

貴厥  
斂手  
遊二  
鮑

岑彭  
神速  
刺客  
殺岑  
彭

郭伋  
諫用  
鄉曲

戒吳  
漢守  
廣都

光武

以避二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下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  
風推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太中  
大夫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行之高者也帝意乃釋公孫述使其將延岑呂鮪王元公  
孫恢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拒黃石岑彭  
使臧宮將降卒五萬從涪水上平曲拒延岑涪音浮應劭曰涪水  
出廣漢南入漢邑  
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泝都江而上襲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  
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擊廣都去成都數十里  
執若風雨所至皆犇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  
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繞而蜀地震駭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  
何神也帝與公孫述書陳言禍福示以丹素之信述省書歎息曰  
豈有降天子哉乃使刺客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彭馬  
成等破河池遂平武都先零諸種羌數萬人屯聚冠鈔拒浩疊隘  
浩音誥疊音門金城邑疊者水流峽  
山間兩岸深若門焉俗呼關門河成與馬援深入討擊大破之  
徙降羌置天水隴西扶風是時朝臣以金城破羌之西塗遠多寇

八鑑四一

八二

房

議欲棄之馬援上言破羌以西城多完牢易可依固其田土肥壤  
灌溉流通如今羌在湟中湟胡光切水名出金城臨羌將  
東至允吾入河一名湟都水則為害  
不休不可弃也帝從之民歸者三千餘口援為置長吏繕城郭起  
塢候開溝洫塢於古切字林塢小障也或作塢  
忽城切溝洫者通水之道也勸以耕牧郡中樂  
業又招撫塞外氏羌皆來降附援奏復其侯王君長帝悉從之乃  
罷馬成軍罷成十二月吳漢自夷陵將三萬人泝江而上伐公  
孫述 郭伋為并州牧過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  
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故仁言及之  
十二年詔漢直取廣都據其心腹漢乃進軍攻拔之公孫述將帥  
恐懼日夜離叛不能禁帝必欲降之又下詔喻述曰勿以來歎岑  
彭受害自疑今以時自詣則宗族完全詔書手詔不可數得述終  
無降意帝戒吳漢曰成都十餘萬眾不可輕也但堅據廣都待其  
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公轉營迫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  
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營作浮橋使  
副將武威將軍劉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帝

吳漢  
戒諸將

聞之大驚讓漢曰此敕公千條萬端何意臨事勃亂既輕敵深入又與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相及賊若出兵綴公陟衛切聯也以大眾攻尚尚破公即敗矣幸無它者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九月述果使謝豐袁吉將眾十許萬分為二十餘營出攻漢使別將將萬餘人劫劉尚令不得相救漢與大戰一日兵敗走入壁豐因圍之漢乃召諸將厲之曰吾與諸君踰越險阻轉戰千里遂深入敵地至其城下而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執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饗士秣馬閉營秣音末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坵旗表使煙火不絕夜街枚引兵與劉尚合軍街戶監切枚木回切周官有街枚氏枚狀如箸橫街之鑿繫於項以止言語謹豐等不覺明日漢悉兵迎戰自曰至晡奔謹切日遂大破之斬豐吉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拒述具以狀上而深自譴責上去職切譴也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略尚而擊公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之適當值其危困破之必矣自是

鑑四十一

十二

吳漢  
八戰八克

高午  
刺殺公孫述

漢與述戰於廣都成都之間八戰八克 十一月臧宮軍咸陽門述自將數萬人攻吳漢使延岑拒宮大戰岑三合三勝自旦及日中軍士不得食並疲漢因使護軍高午唐邯將銳卒數萬擊之述兵大亂高午犇陳刺述洞胸墮馬左右輿入城述以兵屬延岑其夜死明旦延岑以城降述漢吳漢夷述妻子盡滅公孫氏并族延岑遂放兵大掠焚述宮室帝聞之怒以譴漢曰城降三日吏民從服孩兒老母口以萬數一旦放兵縱火聞之可為酸鼻仰視天俯視地觀放麈及羹麈五稽切說文後唐獸也一日麈子韓子秦巴西不忍而與其母啜呂悅切謂也羊為魏將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君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啜之盡一杯而攻拔中山二者孰仁良失斬將弔民之義也初述徵廣漢李業為博士業故稱疾不起述羞不能致使大鴻臚尹融臚音名廬奉詔命以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不起賜以毒酒融譬言曰朝廷貪慕名德宜上奉知已下為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業乃歎曰古人危邦不入亂邦不居為此故也君子見危授命何乃誘以高位重餌哉遂飲毒而死述恥有殺賢之名遣使弔祠賻贈百匹賻符遇切贈昨巨切錢財

李業  
不居亂邦



謝玄

王皓  
王嘉  
自殺

任永  
馮信  
託疾

日贈布帛曰聘業子輩逃亂不受歸許述又聘巴郡譙玄玄不詣  
 亦遣使者以毒藥劫之太守自詣玄廬勸之行玄曰保志全高死  
 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於驚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  
 請述許之述又徵蜀郡王皓王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  
 嘉曰速裝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皓先自刎以  
 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對使者伏  
 劍而死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癩落蓋切惡疾也或作癩陽狂以避  
 之同郡任永馮信皆託青首以辭徵命首眉辨切帝既平蜀譙玄  
 已卒祠以中牢敕所在還其家錢而表李業之間徵費貽任永馮  
 信會永信病卒獨貽仕至合浦太守上以述將程烏李育有才幹  
 皆擢用之於是西土咸悅莫不歸心焉業等傳隴西太守馬援  
 務開恩信寬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賓客故人日滿其門  
 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續漢書曰郡當邊  
 諸曹頗哀老子使得遨游若大姓侵小民黠吏不從令此乃太守  
 事耳

鑑四十

十三

戴曰桓温謂孟嘉曰人不可以無勢我乃能駕御卿世變愈下  
 小人在位君子隱伏而不得志又從而駕之是真不幸哉曹孟  
 德何人乃欲用孔文學文學不可用遽致之死自知陰賊忮忍  
 不為賢人君子所容逞憾而甘心焉可為太息已矣公孫述盜  
 賊之雄耳永時盜竊誅死晚矣方修飾邊幅欲為帝王事以刀  
 鋸刑戮脅致天下賢士大夫入苦不自知若此哉豈有賢人君  
 子肯為子來哉盜賊之計亦不過以死懼人耳人寧能皆懼死  
 邪懷道之士守死而不為不義如有不義從容就死所甘心焉  
 死不足懼人而盜賊之計窮矣天下賢士寧能盡殺邪

竇融  
入朝

上詔竇融與五郡太守入朝既至引見賞賜恩寵傾動京師尋拜  
 融冀州牧又以梁統為太中大夫姑臧長孔奮為武都郡丞姑臧  
 在河西最為富饒天下未定士多不脩檢操居縣者不盈數月輒  
 致豐積奮在職四年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以為身處脂膏不能  
 自潤及從融入朝諸守令財貨連轂古棊切輻彌竟川澤唯奮無  
 資單車就路帝以是賞之融帝以睢陽令任延為武威太守

此

任延不和

不受遠方口實

鄧暉閉門

封功臣

偃戈修文

鄧禹內行淳備

保全功臣

法物備



帝親見戒之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廷對曰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帝歎息曰卿言是也本傳

十三年春正月詔曰郡國獻異味其令太官勿復受遠方口實所以薦宗廟自如舊制時異國有獻名馬者日行千里又進寶劍價直百金詔以劍賜騎士馬駕鼓車上雅不喜聽音樂手不持珠玉嘗出獵車駕夜還上東門候鄧暉拒關不開鄧暉委墮切上令從者

見面於門問暉曰火明遠遠遂不受詔上乃回從東中門入明日暉上書諫曰昔文王不敢盤于游田以萬民推正之供而陛下遠

獵山林夜以繼晷其如社稷宗廟何書奏賜暉布百匹貶東中門候為參封尉鄧暉大饗將士功臣定封鄧禹為高密侯食四縣

李通為固始侯賈復為膠東侯食六縣餘各有差已歿者益封其子孫或更封支庶帝在兵間久厭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思樂息肩

自隴蜀平後非警急未嘗復言軍旅皇太子嘗問攻戰之事帝曰昔衛靈公問陳孔子不對此非爾所及鄧禹賈復知帝偃干戈修

一鑑四一

一四

文德不欲功臣擁眾京師乃去甲兵敦儒學帝亦思念欲完功臣爵土不令以吏職為過遂罷左右將軍官耿弇等亦上大將軍將

軍印綬皆以列侯就第加位特進奉朝請鄧禹內行淳備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資用國

邑不修產利其復為人剛毅方直多大節既還私第闔門上戶也

威重朱祐等薦復宜為宰相帝方以吏事責三公故功臣並不

用是時列侯唯高密固始膠東三侯與公卿參議國家大事恩遇甚厚帝雖制御功臣而每能回容宥其小失遠方貢珍土必先徧

賜諸侯而太官無餘故皆保其福祿無誅滅者益州傳送公孫述

督師郊廟樂哭葆車輿輦音音古無日之人也為樂師取其無葆也合聚五采羽名為葆輦力展所見於音聲審也葆音保車上建羽切輿者車之總名輦者駕人以行於是法物始備時兵革既息天

下少事文書調役務從簡寡至乃十存一焉鄧禹光武本紀以冀州牧竇融為大司空融自以非舊臣一旦入朝在功臣之右每召會進見容貌辭氣卑恭已甚帝以此愈親厚之融小心久不自安數辭爵位上疏曰臣融有子朝夕教導以經藝不令觀天文見識

竇融  
許帝不

記誠欲令恭肅畏事恂恂守道不願其有才能何況乃當傳以連城廣土享故諸侯王國哉因復請閒求見帝不許後朝罷遂巡席後帝知欲有讓遂使左右傳出它日會見迎詔融曰日者知公欲讓職還土故命公暑熱且自便今相見宜論它事勿得復言融乃不敢重陳請

**考異曰**

建武六年春申屠剛自隗囂所來本傳云七年徵剛按明年囂已臣公孫述必不用詔書當在此年

八年十二月溫序伏劔而死按序傳及袁紀皆稱序為護羌校尉檢西羌傳九年方置此官牛邯為之又云邯卒職省則序無緣作護羌今但云校尉

十二月任延曰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延傳作忠臣不私私臣不忠按高峻小史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意思為長六與上語相應今從之

增節標目辛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後漢紀

世祖光武皇帝下

梁統  
請重刑

十四年太中大夫梁統上疏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共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是以後著為常準故人輕犯灋吏易殺人臣聞立君之道仁義為主仁者愛人義者正理愛人以除殘為務正理以去亂為心刑罰在衷無取於輕高帝受命約令定律或得其宜文帝唯除省肉刑相坐之灋自餘皆率由舊章至哀平繼躰即位日淺聽斷尚寡丞相王嘉輕為穿鑿虧除先帝舊約成律數年之間百有餘事或不便於理或不厭民心謹表其尤害於躰者傳奏於左願陛下宣詔有司詳擇其善定不易之典事下公卿光祿勳杜林奏曰大漢初興蠲除苛政蠲音海內歡欣及至其後漸以滋章果桃菜茹之饋求位切餉集以成賊則郎切小事無妨於義以為大戮至於灋不能止上下相道為敝彌深臣愚以為宜如舊

杜林  
請如舊制

八箇四一

制不合翻移統復上言曰臣之所奏非曰嚴刑經曰爰制百姓于刑之衷衷之為言不輕不重之謂也自高祖至于孝宣海內稱治至初元建平而盜賊浸多上子鳩切皆刑罰不衷焉心人易犯之所致也由此觀之則刑輕之作反生大患惠加奸軌而害及良善也事寢不報本統

韓歆  
好直言自  
殺

十五年春大司徒韓歆免歆好直言無隱諂帝每不能容歆於上前證歲將饑凶指天畫地言甚剛切故坐免歸田里帝猶不釋復遣使宣詔責之歆及子嬰皆自殺歆素有重名死非其罪衆多不厭帝乃追賜錢穀以成禮葬之

光武  
殺諫臣

臣光曰昔高宗命說曰若藥弗瞑眩上莫遍切下奚遍切陸德明釋云瞑眩困極也厥疾弗瘳六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也是以人君夙夜求之唯懼弗得聞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

胡曰歆為大臣面折庭爭職也然於君父之前指天畫地以信其說則過乎直矣光武苟能廉色受之不亦美乎斥彼去位罰





光武失九條

東海公知田宅弊

歐陽歎賊罪死

百姓歌張堪

已甚重又宜詔責之是不欲我殺之而欲其自死也彼聞詔而死亦何異於我殺之哉歎諫臣者亡其國而光武不忘何也曰光武躬討亂賊立君臣之義以克復舊物盡子孫之孝撥亂為治以致隆平功既高而德已厚故雖過於韓歆之戮未足以傷大全也上在位三十三年詳考其失不過八九條封子密廢郭后移太子殺韓歆斥桓譚貶馬援信圖讖行封禪黜太后亦深為仁明之累不若俱無之為善也是故行無不善而後王道備稱聖人矣

帝以天下墾田

上康很切關也

多不以實自占又戶口年紀互有增減乃

詔下州郡檢覈

下革切實也

於是刺史太守多為詐巧苟以度田為名

聚民田中并侵廬屋里落民遮道啼呼或優既其右侵刻羸弱時

諸郡各遣使奏事帝見陳留吏牘上有書視之云牘音讀木簡潁川弘

農可問河南南陽不可問帝詰吏由趣吏不肯服曰從讀抵言於長

壽街上得之帝怒時東海公陽年十二在幄後言曰吏受郡敕當

欲以墾田相方耳帝曰即如此何故言河南南陽不可問對曰河

盛田上

二

南帝城多近臣南陽帝鄉多近親田宅踰制不可為準帝令虎賁

將詰問吏吏乃實首服如東海公對首式救切謂自陳其非而服其罪上由是益

奇愛陽前從遣謁者考實二千石長吏阿枉不平者冬十一

月大司徒歎坐前為汝南太守度田不實賊罪千餘万下獄歎世

授尚書八世為博士諸生守闕為歎求哀者千餘人至有自髡剔

者髡苦昆切剔他歷切切去髮也或作剔平原禮震年十七未代歎死帝竟不赦歎死

獄中儒林張堪擊破匈奴於高柳拜堪漁陽太守堪視事八年

匈奴不敢犯塞勸民耕稼以致殷富百姓歌曰桑無附枝麥穗兩

岐穗徐醉切苗美好也張君為政樂不可支堪本傳

十六年河南尹張伋及諸郡守十餘人皆坐度田不實下獄死後

上從容謂尚援曰吾甚恨前殺守相多也對曰死得其罪何多之

有但死者既往不可復生也上大笑尚郡國羣盜處處並

起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冬十月遣

使者下郡國聽羣盜自相紿紿杜切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

罪吏雖逗留回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



馬援請復五銖錢

趙熹奉法

廢郭后立陰后

柔道治天

顯宗料敵

太子辭位

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者又以畏憚城亂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罪牧守令長取獲賊多少為殿取唯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它郡賦田受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不收邑門不閉馬援奏宜如舊鑄五銖錢上從之天下賴其便

十七年趙孝公良薨初懷縣大姓李子春二孫殺人懷令趙熹詰切窮治其姦二孫自殺收繫子春京師貴戚為請者數十熹終不聽及良病上臨視之問所欲言良曰素與李子春厚今犯罪懷令趙熹欲殺之願乞其命帝曰吏奉灑律不可枉也更道它所欲以无復言既薨上追思良乃貫出子春貫式夜也遷熹為平原太守熹本傳郭后寤寤衰數懷怨對直類切上怒之廢皇后郭氏立貴人陰氏為皇后詔曰異常之事非國休福不得上壽再慶郭暉言於帝曰臣聞夫婦之好父不能得之於子况臣能得之於君乎是臣所不敢言雖然願陛下念其可否之計無令天下有議社稷而已帝曰暉善怒已量主知我必不有所左右而輕天下也帝進郭后

八鑑四上

三

子右翊公輔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國郭后為中山太后本傳帝幸章陵脩園廟祠舊宅觀田廬置酒作樂賞賜時宗室諸母因酣悅相與語曰文叔少時謹信與人不款曲唯直柔耳今乃能如此帝聞之大笑曰吾治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本紀交趾女子徵側與其妹徵貳反凡略六十五城拜馬援為伏波將軍以劉隆為副南擊交趾大破之

十九年追尊宣帝曰中宗 馬援斬徵側徵貳 妖賊單臣傅鎮相聚入原武城詔臧宮將兵圍之數攻不下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皆曰宜重其購賞東海王陽獨曰妖巫相劫執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特鼎切釋文持章懷注云解也令得逃亡逃亡則一亭長足以禽矣帝然之即敕宮徹圍緩賊賊眾分散拔原武斬臣鎮等 郭后既廢太子彊意不自安郭暉說太子曰父憂疑位上違孝道下近危殆不如辭位以奉養母氏太子從之數因左右及諸王陳其懇誠願備藩國上不忍遲回者數歲六月詔曰春秋之義立子以貴東海王陽皇后之子宜承大統



立陽  
為皇  
太子

桓榮  
授太  
子經

陰興  
讓封  
丁恭

董宣  
殺公  
主奴

董宣  
疆項

復南  
頓田  
租

光武

皇太子疆崇執謙退願備藩國父子之情重父違之其以疆為東  
海王立陽為皇太子改名疆及袁宏論曰夫建太子所  
以重宗統一民心也非有大惡於天下不可移也世祖中興漢業  
宜遵正道以為後法今太子之德未虧於外內寵既多嫡子遷位  
可謂失矣然東海歸藩謙恭之心弥亮明帝承統友于之情愈篤  
雖長幼易位興廢不同父子兄弟至性無間夫以三代之道處之  
亦何以過乎漢紀帝以太子舅陰識守執金吾陰興為衛尉  
皆輔導太子識忠厚入雖極言正議及與賓客語未嘗及國事  
帝敬重之常指識以教戒貴戚激厲左右焉興雖礼賢好施而門  
無遊俠上以桓榮為議郎使授太子經車駕幸大學會諸博士論  
難於前榮辨明經義儒者莫之及特加賞賜又詔諸生雅歌擊磬  
盡日乃罷帝使鍾興授太子及宗室諸侯春秋賜興爵關內侯興  
辭以無功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邪興曰臣師少府  
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不受本傳陳留董宣為雒陽令  
湖陽公主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行以奴驂

董宣

四

乘宣於夏門亭候之駐車叩馬以刀畫地大言數主之失叱奴下  
車因格殺之主即還宮訴帝帝大怒召宣欲笞殺之董止榮宣叩  
頭曰願乞一言而死帝曰欲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  
人將何以治天下乎臣不須笞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  
帝令小黄門打之使宣叩頭謝主宣不從疆使頓之宣兩手據地  
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  
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敕疆項令出賜錢  
三十萬宣悉以班諸吏由是能搏擊豪彊京師莫不震慄本傳  
九月上行幸南陽進幸汝南南頓縣舍置酒賜吏民復南頓田租  
一歲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每來輒加厚  
恩賜復十二年帝曰天下重器常恐不任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歲  
乎吏民又言陛下實惜之何言謙也帝大笑復增一歲本傳  
二十年夏四月大司徒戴涉坐入故太倉令奚涉罪下獄死帝以  
三公連職策免大司空竇融本傳廣平忠侯吳漢病篤車駕親  
臨問所欲言對曰臣愚無所知識唯願陛下慎無赦而已五月漢

吳漢 敵國

郭况 金穴

馬援 戒松

祭彤 擊鮮

劉昆 反火 逐虎

却西 域質 子

光武

薨漢性彊力每從征伐帝未安常側足而立諸將見戰陳不利或多惶懼失其常度漢意氣胡戒切內盛曰激揚

吏士帝時遣人觀大司馬何為還言方脩戰攻之具乃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每當出師朝受詔夕則引道初無辦嚴

之日辨嚴如字嚴即裝也避明帝諱故改之及在朝廷斤斤謹質斤音斬爾雅曰明

師在外吏士不足何多買田宅乎遂盡以分與昆弟外家故能任職以功名終本紀徙中山王輔為沛王以郭况為大鴻臚帝數

幸其第賞賜金帛豐晟莫比京師號况家為金穴本傳秋九月

二馬援自交趾還平陵孟異迎勞之援曰方匈奴烏桓尚擾北邊欲自請擊之乃兒要當死於邊野以馬革裹尸還葬耳何能卧牀

上在兒女子手中邪異曰諒為烈士當如是矣十二月匈奴寇天水扶風上黨馬援自請擊匈奴帝許之使出屯襄國詔百官祖

鑑四二

五

道援謂黃門郎梁松竇固曰凡人富貴當使可復賤也如卿等欲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松統之子固友之子也本傳

二十一年鮮卑寇遼東太守祭彤率數千人迎擊之自被甲陷陳虜大奔投水死者過半皆散走是後鮮卑震怖畏彤不敢復闕塞

莎車王賢欲兼并西域諸國愁懼車師等十八國俱遣子入侍願得都護帝以中國初定北邊未服皆還其侍子厚賞賜之諸國聞

都護不出而侍子皆還大憂恐乃與燉煌太守掾願留侍子以示莎車言侍子見留都護尋出異且息其兵非遵以狀聞帝許之本傳

二十二年初劉昆為江陵令縣有火災昆向火叩頭火尋滅後為弘農太守虎皆負子渡河帝聞而異之徵昆代杜林為光祿勳帝

問昆曰前在江陵反風滅火後守弘農虎北渡河行何德政而致是事對曰然耳左右皆笑帝歎曰此乃長者之言也願命書諸

策西域諸國侍子久留燉煌皆愁思亡歸莎車王賢知都護不

至擊破鄯善攻殺龜茲王前書音丘慈今龜音丘勿勿茲音沮惟切蓋慈言耳章懷說鄯善王

安上書願復遣子入侍更許都護不出誠迫於匈奴帝報曰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於是

班固論漢制匈奴

武末自悔

光武遠覽古今

朱祐儒將

單于款塞

光武

部善車師復附匈奴出西域班固論曰孝武之世圖制匈奴患

其兼從子容切西國結營南羌乃表河曲列四郡開玉門通西

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

王庭遭值文景玄默養民五世財力有餘士馬彊盛故能睹犀布

璫瑁上符裁切下莫代則建珠厓七郡作崖郡感菑醬竹杖

音矩拘子如赤則開牂柯越雋音茲郎切柯古何切牂柯者條

樹象木而生味辛則開牂柯越雋船也楚伐夜郎船於且蘭

岸因地開天馬蒲陶則通大宛安息自是殊方異物四面而至於

是開宛圍廣宮室盛帷帳美服玩設酒池肉林以饗四夷之客作

魚龍角抵之戲以觀視之及賂遺贈送萬里相奉師旅之費不可

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榷古岳切謂禁民酤釀官自鐵

與管同鑄白金造皮幣筭至車船租及六畜民力屈財用竭

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道路不通直指之使始出衣繡杖斧斷斬

於郡國然後勝之是以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下哀痛之詔豈非

仁聖之所悔哉且通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執頭痛懸度之

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為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

蓋甲一

六

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

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謂居例切與通也與之進退與

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為益棄之不為損益德在我無取於彼

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威德咸樂內屬數遣使置質于漢願請

都護聖上遠見古今因時之宜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

之讓白雉直凡切昔周公相成王越太宗之欲走馬義兼之矣

二十三年初匈奴單于輿弟知牙師當以次為單于單于欲立其

子殺知牙師日逐王比領南邊八部出怨言恨望密遣人奉匈奴

地圖求內附是歲鬲侯朱祐薨祐為人質直尚儒學為將多受

降以克定城邑為本不存首級之功又禁制士卒不得虜掠百姓

軍人樂放縱多以此怨之

二十四年匈奴八部大人共議立日逐王比為呼韓邪單于款五

原塞願永為藩蔽扞禦北虜事下公卿議者皆以為天下初定中

國空虛夷狄情偽難知不可許五官中郎將耿國獨以為宜如孝

宣故事受之令東扞鮮卑北拒匈奴率厲四夷完復邊郡帝從之

馬援

單于稱臣

忽形招降

馬援不答梁松拜馬援誠諸子



匈奴及秋七月武陵蠻寇臨沅沅水出牂牁入于江馬成討

之不克馬援請行帝愍其老未許接曰臣尚能被甲上馬帝令試

之援據鞍顧眄以示可用帝笑曰嬰繅哉是翁嬰繅切繅書藥

迫日索昔各切盡也常恐不得死國事今獲所願甘心瞑目上莫

關但畏長者家兒兒謂權要子弟或在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調

介介獨惡是耳冬十月匈奴日逐王比自立為南單于遣使詣

闕奉藩稱臣上以問朗陵侯臧宮宮曰匈奴飢疫分爭臣願得五

千騎以立功帝笑曰常勝之家難與慮敵吾乃自思之

二十五年春東徼外貊人寇邊太守祭彤招降之繳吉切塞

異種駱駝款塞彤曰審欲立功當歸擊匈奴斬送頭首乃信耳偏

何等即擊匈奴斬首二千餘級持頭詣郡其後歲歲相攻輒送首

級受賞賜自是匈奴衰弱邊無寇警鮮卑烏桓並入朝貢彤為人

質厚重毅撫夷狄以恩信故皆畏而愛之得其死力相慚馬援

軍至臨鄉擊破蠻兵斬獲二千餘人初援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

拜牀下援不答松去後諸子問曰梁伯孫帝塔貴重朝廷公卿已

下莫不憚之大人奈何獨不為禮援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

失其序乎援尸子嚴敦並喜譏議通輕俠援前亡父耻還書誡之

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也好論議人長短妄是非政濫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龍伯高敦厚周慎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音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效伯高不得猶為謹

良之士所謂刻鵠不成鵠胡沃切鳥名尚類鵠者也鵠上遇效季

都長龍述也季良者越騎司馬杜保也會保仇人上書訟保為行

浮薄伏波將軍以誠兄子不梁公實固與之交結帝召責松固松

由是恨援及援討武陵蠻進營壺頭上音胡壺頭山名在武陵沅

陵東武陵記曰此山頭與東

馬援討武陵蠻

梁松陷馬援

朱勃上書援

朱勃小器速成

烏桓內屬

光武

海方壺山相似神山多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有死援亦中病耿舒與兄弇書曰前到臨鄉賊無故自致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是以失利弇得書奏之帝乃使梁松乘駟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平松因是構陷援帝大怒追微寒主風濕痺下氣久服輕身益氣援新息侯印綬初援在交趾常餌葷葷實本葷經曰諸之者以為前所載還皆明珠文犀帝益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坐藁葬城西賓客故人莫敢弔令嚴與援妻子草索相連詣闕請罪帝乃出松書以示之方知所坐上書訴冤前後六上辭世哀切前雲陽令扶風朱勃詣闕上書曰竊見故伏波將軍馬援拔自西州欽如轉規轉負石於萬仞之山者執也承聖義艱關險難觸冒萬死經營冀謀如湧泉執先零飛矢貫脛出征交趾與妻子生訣閒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

八益四二一

八

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其過衆庶未聞其毀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死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主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軍不問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閒哉願下公卿平接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帝意稍解初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援兄况辭言嫺雅嫺何開切嫺雅猶流靜也援纔知書見之自失况知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益此耳卒當從汝稟學勿畏也勃亦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渭城宰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常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讓惟勃能為焉時蠻亦飢困監軍宗均矯制告以恩信降之羣蠻遂平光武本傳及是歲遼西烏桓大人率衆內屬詔封烏桓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使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令招徠種人給其衣食遂為漢偵候一丑正切規也謂規伺之助擊匈奴鮮卑於是復置烏桓校尉於上谷寧城開營府并領鮮卑歲時互市焉

定百官俸

單于入居雲中

臧宮請擊匈奴

詔止臧宮北伐事

將莫敢言兵

選太子傳

武

二十六年詔增百官奉其千石已上減於西京舊制六百石已下增於舊秩初作壽陵帝曰古者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車茅馬使後世之人不知其處今所制地不過二三頃無為山陵陂池社釐祠劫裁令濟水而已繼嗣使迭興之後與丘隴同體詔聽南單于入居雲中始置使匈奴中郎將將兵衛護之秋南單于遣子入侍賜單于及閼氏上於連動下音左右賢王以下繒綵合萬匹歲以為常冬北單于使騎追擊南單于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漢扞戍北地朔方五原雲中定襄鴈門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羅即也二十七年五月詔司徒司空並去大名改大司馬為太尉補也北匈奴遣使訪武威求和親帝召公卿廷議不決皇太子言曰南單于新附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帝然之告武威太守勿受其使臧宮馬武上書曰匈奴貪利無有禮信窮則稽首安則侵盜虜人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之力不當中國一郡今命將臨塞厚縣購賞北虜之滅不過數年詔報曰黃石公記曰

八鑑四十一

八九

柔能制剛弱能制彊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彊有其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彊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非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莫敢言兵事者武傳帝舅壽張侯樊宏薨遺令薄葬一無所用以為棺柩一藏不冝復見如有腐敗傷孝子之心使與夫人同墳異藏帝善其令以書示百官因曰五萬歲之後欲以為式也

二十八年上大會羣臣問誰可傳太子者羣臣承望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博士張佚正色曰今陛下立太子為陰氏乎為天下乎即為陰氏則陰侯可為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傳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為太子太傅以博士桓榮為少傅賜以轎車乘馬轎音備衣車也乘榮石蓋切四馬曰乘榮大會諸生陳其軍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侯



榮本 北匈奴遣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答之宜

班彪曰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不答謂可

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報答之帝從之

二十九年二月日有食之遣使者察冤獄出繫囚又賜天下鰥寡

孤獨貧不能自存者粟人五斛綱本

三十年車駕東巡羣臣上言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封聚土神

物鞞詔曰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氣滿腹吾誰欺欺天乎曾謂泰山

不如林放乎成盼林放魯人何事汗七十二代之編錄若郡縣遠

遺更上壽盛稱虛美必疑令屯田於是羣臣不敢復言禪志

賈復賈復東剛侯賈復薨復從征伐未嘗喪敗諸將潰圍解急

嘗自從之故復少方面之勳諸將每論功伐復未嘗有言帝輒曰

賈君之功我自知之本傳

三十一年京兆掾第五倫領長安市公平廉介市無姦枉每讀詔

書常歎息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等輩笑之曰爾說將尚不能下

安能動萬乘乎倫曰未遇知已道不同故耳本傳

中元元年春正月淮陽王入朝倫隨官屬得會見帝問以政事倫

因此酬對帝大悅謂倫曰聞卿為吏筭婦公擊上海通切不過從

兄飯寧有之邪對曰臣三娶妻皆無父少遭饑亂實不敢妄過人

第五倫清

而有益

以圖識定

登封泰山

詔辭

賈復

人鑑四十一

八十

光武

禪祭地祇

不納祥瑞

起明堂碑

桓譚非識

論元武信之失

歐陽脩請去識緯

光武

拜羣臣稱萬歲乃復道下夜半後上乃到山下百官明旦乃訖甲午禪祭地于梁陰以高后祀山川羣神從如元始中北郊故事

京師醴泉涌出又有赤草生於水崖宜佳勿通作郡國頻上甘露羣臣奏言靈物仍降宜令太史撰集以傳來世帝不納常自謙無德每郡國所上輒抑而不當故史官罕得記焉使司空告祠高廟上薄太后尊號曰高皇后配食地祇遷呂太后廟主于園四時上祭是歲起明堂靈臺辟雍宣布圖讖於天下初上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給事中桓譚上疏諫曰凡人情忽於見事而貴於異聞觀先王之所記述咸以仁義正道為本

共有奇怪虛誕之事蓋天道性命所難言自子貢以下不得而聞况後世淺儒能通之乎今諸巧慧小才伎數之人伎準綺切增說文巧也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以欺惑貪邪誨人主焉可不抑遠之哉疏奏帝不悅會議靈臺所處帝謂譚曰吾欲以讖決之何如譚默然良久曰臣不讀讖帝問其故譚復極言讖之非經帝大怒曰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譚叩頭流血良久乃得解出為六安郡丞道病卒

也賈逵能附會文致最著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赫猷圖讖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讖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緯讖者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閒蓋得之矣新莽之兵起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叛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繆妄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也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二年春正月初立北郊祀后土二月帝崩年六十二帝每旦視

卒也范曄論曰桓譚以不善識流亡鄭興以遜辭僅免上渠

也也賈逵能附會文致最著貴顯世主以此論學悲哉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之中興其先有以赤伏符來上者赫猷圖讖帝於是篤信之始以之命三公又以之定郊祀終以之讖封禪焉不知六經者先王之格言而緯讖者夫世之邪說張衡以為起於哀平之閒蓋得之矣新莽之兵起也假稱符命以惑衆聽因以行其篡竊之謀光武誅新復漢宜削滅其書以絕禍本可也乃以赤伏之驗崇信而表章之夫異端小數豈無或驗要非六經之法言先王之正道故劉歆見之而改名公孫述因之而僭叛是徒足以起亂臣賊子之心而已果何益於世教哉

自光武好之而東都儒者鮮不傳習至引之以釋經繆妄為甚後之為正義者復也焉故先朝名臣歐陽脩乞詔儒臣悉取九經之疏刪去識緯之文以其害道故也聖明之君有志於扶持正道者誠取脩言施行之則所益多矣

講論  
經理  
夜分  
乃寐

漢儒  
習章  
句

學貴  
明善  
誠身

趙熹  
典喪  
事

劉蒼  
薦良  
良

朝日及乃罷同古側字與具數引公卿郎將講論經理夜分乃寐  
皇太子見帝勤勞不怠承訓諫曰陛下有禹湯之明而失黃老養  
性之福願頤愛精神優游自寧帝曰我自樂此不為疲也雖以征  
伐濟大業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進文吏明慎政躬總攬權綱  
量時度力舉無過事故能恢復前烈身致太平本紀

西山衍義曰臣按光武早為儒生及即位孜孜經術又如此宜  
其光復舊物身致外平視少康周宣豈庶幾焉惜其時儒臣作  
輔如伏湛侯霸輩皆章句書生未明古人格心之業故在位  
三十餘年雖鮮有過事而以無罪廢正后易太子則有媿刑家  
之義以直諫殺大臣則有乖從諫如流之志蓋其所學未至於  
明善誠身之地故於父子夫婦君臣之際不能無可憾者焉聖  
學弗明雖有不世之資如光武者迄不能追帝王之盛然則人  
主之於務學其可苟也哉

太尉趙熹典喪事時經王莽之亂舊典不存皇太子與諸王雜止  
同席藩國官屬出入宮省與百僚無別熹正色橫劔殿階扶下諸

鑑四十一

十一

王以明尊卑奏遣謁者將護官屬分正它縣諸王並令就邸唯得  
朝脯入臨切整禮儀嚴門衛內外肅然本熹太子即皇帝位  
三月葬光武皇帝於原陵 夏四月詔曰方今上無天子下無  
方伯若涉淵水而無舟楫夫萬乘至重而壯者慮輕實賴有德左  
右小子高密侯禹元功之首東平王蒼寬博有謀其以禹為太傅  
蒼為驃騎將軍蒼嘗薦西曹掾齊國吳必薦賢助國宰相之  
職也蕭何舉韓信設壇而拜不復考試今以良為議郎

右光武在位三十三年壽年六十二

考異曰

二十五年烏桓內屬帝紀今春既著烏桓來朝歲末又紀是歲烏桓  
桓切貢內屬蓋始獨大人來朝後乃率種族內屬耳

二十七年樊宏薨素紀宏皆作密今從范書

三十年十一月西吳復薨本傳在三十一年今從素紀

增節標目音註精議資治通鑑卷第四十一





